

总第209期 今日8版 每周一出版

主办:北京商报文化创意产业新闻中心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 
主编 崔吕萍

A1-A8

2011.7.4

### A5 国务院拟全面整顿文交所

“江苏·南京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战略发展研讨会”日前在南京举行,会议透露,江苏省首家文化产权交易所将于今年三季度挂牌成立,但暂不进行艺术品份额化交易。

### A6 体育演出场馆“求变求活”

近日有消息称,一个突破行业局限、让体育场馆和演出体育项目方互相“借力”的大型体育演出场馆联盟正在浮出水面,计划首批吸纳30-50家体育场馆。

### A8 BTV卡酷动画首推独创青春偶像剧

备受关注的北京卡酷动画卫视首部自制青春偶像剧《麻辣教师》如期上演,几乎囊括了卡酷卫视所有的当红主持人。庞大的演出阵容和轻松搞笑的剧情,使该剧迅速蹿红网络并引发热议。

融资难 维权难 留住人才难 政策落地难

# 工业设计:提速发展难进正轨

商报记者 姜琳琳/文 焦剑/漫画

6月29日,又是一个世界工业设计日。就在去年3月,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写入我国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。去年8月,工信部等11部委联合颁布《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》,紧随其后,一些省市出台一系列专门针对工业设计产业的促进政策。

然而,时间转过一年,挂牌于2010年6月、原本定于当年10月即投入运营的首个中国设计交易市场,至今仍在“招商”。就在业界普遍认为设计产业繁荣期已经到来时,市场发展却远没有预期得迅速。融资难、维权难、留住人才难、政策落地难、运营成本高等痼疾仍在,整个市场发展的现状也缺乏热度。

### 起步公司遭遇人才危机

张烨,2003年于吉林美院毕业后进入设计领域,先后从事室内设计、家居空间设计和商业空间设计。2007年初,他在一家设计公司任职并很快被提升为设计总监,接单成功率达到80%。2008年,他在多重因素影响下选择辞职,转而成为自由设计师。2010年4月,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经营至今。

原先认为自己经营可以大展宏图,但让张烨始料未及的是,“单飞”之后各种问题接踵而至。首先就是团队的建立。“谁都知道要找适合自己的员工,但在通胀凸显、人才成本高企的大环境下,对于一个新成立的公司来说,这部分的投入是个大包袱。更大的风险在于,建立一个团队或许也不算难,但业务跟不上等于白白砸钱。”张烨这样表示。

即便找到最核心的团队伙伴,人才的流失也让张烨们感到“伤不起”。“现在处境很尴尬,个体设计公司留不住人,反成了为企业输送人才的基地。”现任智加设计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熊伟很是困惑。

“事实上,因为接触的项目多,设计公司培养人才的周期很短。可一些很有潜力的员工刚刚能上手处理方案,便被待遇优厚的企业撬走了,而且人才一直在单方面流动、只出不进。”在熊伟看来,薪金自然是人才流失的首要原因,一个业内共识的

秘密是,很多小型设计公司的人才都被大型企业给“挖”走了。针对这一状况,许多设计公司希望以期权、股权留住人才,但如果你的竞争对手也打出相同的牌,其力度是小设计公司无法达到的。

除直接跳槽的设计师外,在委托方和设计公司履行合同期间,甚至还会出现设计师被客户“挖墙脚”的情况。“一般中小企业上亿元的产值都不稀奇,而比较好的设计公司,比如洛可可,也不过二三千万元,其悬殊差距不言而喻。”一位圈内人士告诉记者。他说,设计公司的设计师平均年龄都在27岁上下,从业五六年便算得上是设计界的“骨灰级”设计师了,年轻设计师的生存压力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。

如果说人才问题尚可打“持久战”慢慢消化,那么业源拓展就是决定公司存亡的“歼灭战”。“说实话,本人是技术出身,如果面对的是客户,我会很有信心搞定,但如果让我自己去找客户,就真不知道怎么发掘了。”张烨也曾经试着招过业务员,但收效甚微,每个业务员都会带进来一些非主流的单子,折腾得设计部疲惫不堪,却赚不到什么钱,“有些客户甚至为了搞点免费的‘粗案’,拿我们的设计案当成抛砖引玉的‘砖头’”。

### 成长型公司维护版权没底气

没人才不成事,有人才之后的设计公司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心里没底。中国

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田文苗表示,绝大多数设计公司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处于弱势。再从意义上强调已经没有必要,因为不是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,而是不想保护,很多公司在尝试各种努力,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保护。

维权怎么会这样艰难?“都知道专利权重要,可专利的保护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前,熊伟刚刚聘请律师就公司的设计合同做了系统整改,明确了专利保护和使用细节,作为公司未来设计合同的范本。据熊伟介绍,设计公司往往会给客户同时提供三个方案进行选择。以往的合同规定,除选定的方案外,客户没有权利使用其他两个方案,但是频频出现的情况是,客户没有拿去使用,却直接拿着图纸去申请专利。

熊伟认为,“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个系统工作,绝不是打场官司那么简单,前期需要花心思细化到每一个环节。从申请材料的撰写开始,设计公司就会遇到很多障碍”。有些设计公司对自己的设计很清楚,但是对设计材料上报环节不熟悉。如果交给专利局来做,他们可能对法律和行政的表述非常明了,但是对设计本身又不了解,在这一点上,设计公司需要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专业指点。

曾有律师这样建议熊伟,不仅要对专利本身的规定做到尽可能明细,后期合同的执行、管理和流程上都要做细致的规

定,比如方案如何提交等,何时确认、以怎样的方式确认等,一个环节考虑不周,维权就非常艰难。而因为流程规定不清导致设计公司无法顺利实现版权保护的案件,最终不了了之的案子已经不胜枚举。

除了需要考虑周全的合同外,在谈判桌上,设计公司和客户的实力往往不在同一个量级,这使得设计公司在维护自身权利时明显底气不足。熊伟称,很多大公司委托设计公司做一款产品的设计,在签合同时约定好了享有专利,使得设计成果与它的创造者之间完全脱离关系,作为设计一方,如果拒绝,委托方便以另寻合作伙伴为名施压。设计公司为了得到订单,只能妥协。

“从设计本身看,做这样的让步很痛苦,我的作品为什么完全和我没关系?而且有很多客户连署名权、网站宣传权也统统拿走,完全不允许设计公司进行自己设计产品的推广,把设计公司在自身品牌建设方面的路封死了。”熊伟说。

除了身份的不平等,大环境影响也是导致维权难的重要因素之一。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朱焘认为,“一些企业还没有完全从抄袭、模仿中解放出来。抄外国人的还有人抗议,抄自己人的几乎无人问津。设计公司认为官司打不起,打了也没用。创新是有风险的,不对创新保护,就是对创新的打击”。

(下转A7版)

